

初夏的美好

□ 厉更文 旭儿摄



初夏的荷花。

做饭的时候，一边望着窗外。树叶在风的吹拂下翻滚着，浓浓的绿意随着风涌到我心上来。我心上泛起层层绿色的涟漪，那是岁月安好的宁静和美好。原来，初夏的风已经吹向了我。

很多喜欢和热爱都是与生俱来的，我一直都深爱着不冷不热的初夏——热一分会有黏糊糊的汗水，会有让人烦躁的闷热甚至暑热，冷一分则不能穿单衣。时光清浅得像一条小溪，清清的溪水缓缓地流着，阳光在小溪上闪着金光。

初夏很特别，所有的植物都走向繁盛，所有的花都开得刚刚好，所有的翠绿汹涌成一条蔚为壮观的河流，抬头向上看，都是明媚的阳光和阳光一样明亮的绿色。我穿着薄薄的单衣，走在初夏的微风中，惬意而满足。

昨天傍晚，我穿着拖鞋去吃晚饭，却被一阵浓烈的花香所吸引。循着花香，我来到了一户农家小院前，院墙边爬着一朵朵金银花。金银花初开为白色，后变成淡黄色。花如鸳鸯般成双成对地出现，一面是金色，一面是银色；一面孤寂，一面热闹。花朵一串一串连缀在一起，素朴而淡雅，像不施粉末的女子。这花虽然细长，却吐着浓烈的芳香。因为金银花能清热解毒，所以乡下人去山上采来，晒干后泡茶喝。我爱着这样的



花，看起来很朴实，开放时也不张扬，却能毫无保留地散发出自己全部的香气。

初夏最浓墨重彩的花，莫过于蔷薇。乡下路边或山上，城市路边或者小区院墙上，一朵朵绯红、粉红、橘黄、洁白的蔷薇疯了似的盛开，花朵繁密，花香融在了风里，连风都是沾染了清香的。蔷薇，开得密不透风，总是形成一面漂亮的花墙。虽然蔷薇有刺，但小时候，我还是会小心翼翼地摘几朵，一边闻着，一边走路。

单位附近原本有一丛白色蔷薇，像白色的蝴蝶一样缀在绿叶上。远看，白花一片，像流淌的泪水。每次经过，我总会想起那首歌的歌词：白蔷薇的眼泪，你枯萎了谁？为何最美的时候没有防备。别再空伤悲，他不懂你的高贵……白蔷薇的与众不同，是因为它像伤心的眼泪吗？现在这丛蔷薇被砍去了，只剩下我拍下的照片和破碎的记忆。

它们会和我一起迎接热烈而滚烫的夏天——我害怕的酷暑炎夏。

初夏的绿无处不在，它生长着，聚集着，成熟着，汹涌着，喷薄着……闭上眼，空气里全是植物生长的旺盛气息。就像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就像生命最初的那些纯真与美好。

杨万里在《初夏》一诗中写出了初夏的美好：“麦黄秧碧百家衣，已热犹寒四月时。雨后觅春无一寸，蔷薇花发醉胭脂。”

也许初夏降临的我，生性爱着时光清浅、微风不燥的初夏，草木深深的初夏，到处都是绿到逼人的草木，那种绿一点一点渗透进了我的血液里，一点一点揉进了我疲惫的眼睛里。

一切都在走向繁盛，繁荣里让人忘记了生活的烦恼和忧伤，忘记了人生的不幸。初夏仿佛可以治愈一切。

人生，如果总是走在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上，左边是满眼的绿，右边是浓郁的香气，没有悲伤，只有蓬勃向上的生机，那该多么美好。

土豆往事

□ 陈榴芳

路边有老人在卖红皮土豆，椭圆形的，儿时吃的就是这种土豆，像见到久违的朋友，甚是亲切，便买了一些回来。刚挖的土豆很新鲜，轻轻一刮，皮就掉了。刨着土豆，闻着熟悉的味儿，往事一件一件浮现。

小时候，立春前后，如果天气晴好，哪怕正值春节（大年初一除外），趁着姐姐们回娘家，父亲就开始张罗着种土豆了，把发芽的土豆种从阁楼上拿下来，然后全家总动员浩浩荡荡去往自留地。姐夫们挑着粪肥，父亲挑着灰，姐姐们抬着土豆种，我和妹妹扛着锄头，一长溜队伍俨然一支小分队。

土是提前翻好的，父亲和姐夫把泥土拍碎挑出草根杂物平整好，每畦一行挖四个小孔，浇上粪便做基肥，浸透粪肥的泥土湿软软的，虽然有点臭，但我们不在乎。我和妹妹把土豆种稳稳地放入其中，再抓一把柴草灰，姐姐拿着锄头把土盖上，大家如同流水作业，配合十分默契，日落西山时分，一大片地全种好了。

那时我们不叫土豆，叫洋芋、芋艿或是洋番薯。以前气候冷，土豆要等夏至才成熟，收上的土豆进行分拣，大的放到阁楼上贮藏，小的、挖破的先吃掉，整个夏天它便成了餐桌上的主角。每天烧饭时，镬架上蒸满了土豆，红烧、做汤、煮羹……各种做法轮番变换。刚挖的土豆哪怕是清蒸也好吃，蘸着酱油或是蟹酱更是鲜美地道，间或来一次烤土豆，就当休闲食品吃了。如果有客人来，母亲就会做一碗油炒土豆，在那清贫的日子，这可以说是奢侈的美食了。有一年学校组织去太白山和驻军部队搞联谊，母亲做了土豆饼装在我的饭盒里，到了中午已是饥肠辘辘，冷的饭，冷的土豆饼，却觉得是人间美食。

吃土豆的日子，我多了一项



盐烤土豆(资料图)

任务，每天午饭后得刨好一大筐土豆，用碎碗片很容易就能将皮刮下，但因为个儿小，一个一个刨叫人很不耐烦。这时节，蝉已经在树上鸣叫，学校开始有了午睡课，下午上课时间提前了，为了刨土豆我上学总要迟到。不知是谁动了巧脑筋，把土豆倒进石臼里，用脚不停地捣搓，土豆皮就轻易地脱落了，然后在小溪里漂洗，皮浮上水面漂走了，这样效率大增。

过了立秋，土豆依旧是主打菜，这时候皮已经刮不掉了，用菜刀削太浪费，邻居伙伴有一把自制刨刀，是她在村模具厂上班的哥哥在砂轮上锉的刀片，我经常向她借来用，很好用，母亲便托她哥哥也帮我们做了一把，我拿到刨刀如获至宝，刨起来特有劲。另一家邻居从江西亲戚处搞了新品种，叫立夏黄，顾名思义立夏就成熟了，色黄个大，物以稀为贵，我们很羡慕。后来大家陆续尝试种新品种，红皮土豆渐渐被淘汰了，如今成了罕见物。

有一件事经常听母亲讲起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我还没出生，家里揭不开锅。看着一家老小没东西吃，面黄肌瘦的母亲整日愁云满面。有人指点，以前外婆的邻居嫁到她娘家村了，那家男人种了许多土豆，何不去要一点。母亲只好翻山越岭，厚着脸皮上门去，那邻居比母亲大几岁，虽然好几年没见面了，听了母亲的难处，马上给了两大筐土豆。母亲挑着土豆感激不尽，后来两人亲如姐妹，我们喊她姨娘，她的女儿后来还成了我的嫂子。

土豆可以储存一年，虽然个别的会烂，到了秋后，开始发芽，这时留存的土豆本就不多，余下的便全部留作种薯。等到来年春天，我们会把留种土豆的芽扯掉，照常食用，那时我们根本不知它含有龙葵素是有毒的，反而觉得挺香。我怀孕那年，食堂阿姨经常把家里种剩的土豆种烤了给我们当下午点心，盐烤的土豆皱了皮，里面的肉糯糯的，很诱人。那个年代，交通不便加经济拮据，根本没有什么零食，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，我也不例外。儿子出生后很容易上火，我怀疑是烤土豆惹的祸，觉得自己真是无知。

吃着亲戚朋友送的土豆，挺怀念全家人一起种土豆的岁月，如今，土豆一年四季都有，吃发芽土豆的日子也成了一种回忆。